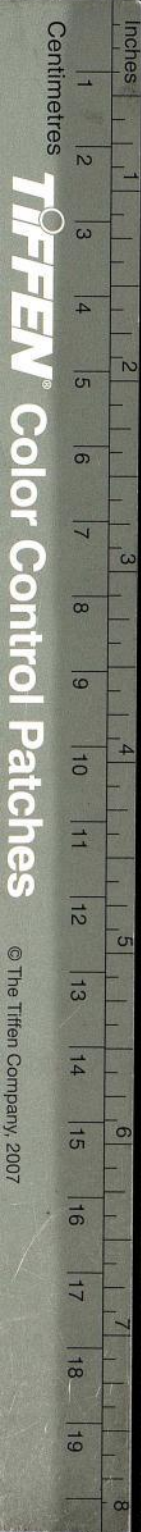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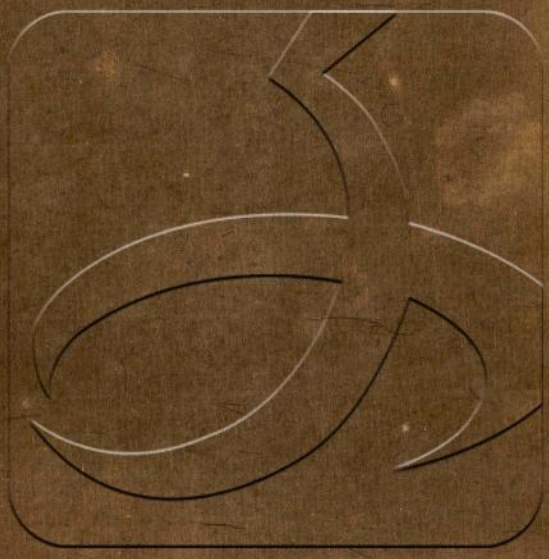


244,199
4437
:61



樂城集卷之三十九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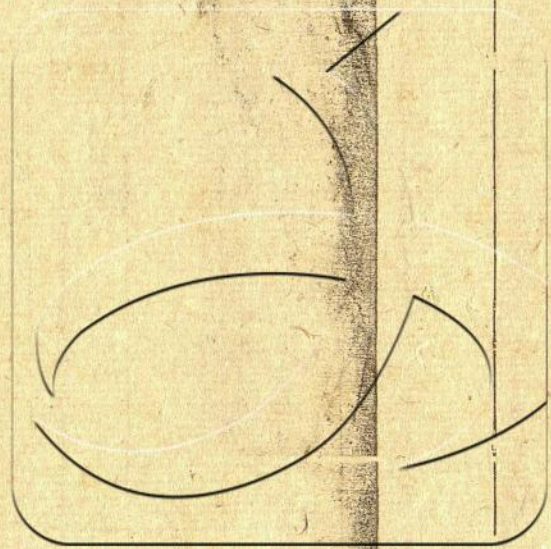
中書舍人論時事三首

論梁惟簡除遙郡刺史不當狀



王執禮子敬全校
顧天叙禮初





功效而二度冒居此寵皆非 祖宗舊法臣竊見 太皇太后陛

下自臨御以來肅清中禁抑損外戚私謁不行濫恩盡去謹守法

度古所未有豈肯於近習之臣獨開僥倖之路必由條例委曲

聖意未暇一一盡詳而大臣不能守法失於開陳致此過當不然

豈陛下能以法度繩治外家親戚而獨不能以治內臣哉若惟

簡別有出眾功勞卽乞宣示其狀令有司覈實以伏中外之言臣

頃以不才濫處言責每因進對輒蒙 天獎嘗欲捐軀以報知遇

不敢循默上負恩德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不撰葉康直知秦州告狀

今月初六日吏房送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朝奉大夫葉康直可依前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詞頭一道者

右臣與葉康直素不相識亦不知其人賢愚但見前月二十四日有上件除命是時權中書舍人曾肇當撰告詞肇卽具奏言昨者兵興康直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先帝以其措置無狀又隨軍入界亾失爲多嘗命械繫意欲誅之以此不敢撰詞又諫議大夫鮮于侁亦言康直合兒男擄取窖藏斛升皆責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以其處置乖方欲深置於法康直素奴事李憲密加營救遂得

無事今令帶職充一路帥臣未允公議臣今旣明知曾肇鮮于侁有上件文字指陳康直罪惡由此難以撰詞欲乞朝廷張寶肇侁所言康直事狀見得有無若無此事卽乞正肇侁不實之罪然後命臣撰詞臣敢不承命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權茶之法只權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觔重配在諸場合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微高下如尋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不得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卽時揀選和買

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輒行抑勒官買數足方

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分外一任客人興販如此摩畫比之

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

價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官中只要早

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

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

遞役兵及州郡雇腳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

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

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

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

權茶戶利害相遠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權

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

地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

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

走失寬則權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徒配二也官中所買只

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爲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

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

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權陝西裏
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殷賣和買之於成都
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劔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害有
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
遞鋪役兵及州郡雇腳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
茶三也由此觀之 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
權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
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十首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薦至非水卽旱淮南
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 二聖
遇災憂懼頒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
矣異時賑賙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
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
知 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 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
私 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

不應深所未喻 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下交泰元氣乃和今 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 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 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 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奉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 國厚恩比聞

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走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 陛下恕其愚僭畧賜采擇取 進止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學士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時

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
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吳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 朝廷
特起侁於疾病之中副以安集侁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 聖
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
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 聖恩寵以要職俾守
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 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閔侁
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實侍從適以病去
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
乞 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

奏聞伏候 敕旨

乞外任劄子

臣竊聞右司諫賈易言文彥博呂陶黨助臣及臣兄軾雖 陛下
察知臣兄弟孤忠無比周之實罷易言職而臣自循省蓋由行不
素著未能取信於人致令煩言上瀆 天聽慚懼隕越若無所容
臣軾已具劄子乞除一郡臣亦乞與兄同就外任庶全臣子進退
廉恥之分况臣兄弟久以空疎並塵近侍忝冒之罪臣猶自知况
於他人何由厭伏伏乞 聖慈察臣誠懇非由矯飾特賜開許以
安孤危取 進止

乞驗實賈易謝上表所言劄子

臣伏見知懷州賈易到任謝表二道皆自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爲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臣非諫臺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爲諫官今出守郡於條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問實狀如言有實臣甘竢朝典取進止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

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於
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
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
成王應之以迎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在三公
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旣爲之不疑而天亦報
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
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旣
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
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

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 朝廷之政專以容悅
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報有罪爲賢郡縣之
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
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 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爲安靜以
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 朝廷之意其始蓋欲
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
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 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
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 朝廷
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

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
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
而言罪在不赦 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
此豈欲責臣齟齬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 陛
下裁擇取 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
財賦爲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歿緣虞人守
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人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
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干求 朝廷方能辦事有司
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爲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
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 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
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
漢唐至於 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
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爲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
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 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
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 朝

廷以不親細務爲高以不察姦吏爲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權酷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 陛下特降 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主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尙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 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尙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爲 朝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出爲損非細其於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 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

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衙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邱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

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

額與差出衣糧清泚水腳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泚水腳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所補竊嘗以 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 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 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 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文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

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掃掃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掃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掃所有不相爲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水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

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悉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旣其本職

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璫本與西夏世爲仇讐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璫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璫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旣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口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旣立羽翼旣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璫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旣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璫之舊科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旣暴虜

心不寧舉兵自強彘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羗虜之性重於復讐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羗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對寇讐小人謂

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奸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羗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

務求和則求請自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畧爲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力屈畧修臣禮便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秦爲購不若從齊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何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政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勅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旣通和甫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

曾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
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
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
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
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
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
戮是以殫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合沿邊
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

入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愧畏

雖未卽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
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
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
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
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
之長算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
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
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
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

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
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
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
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
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
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
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
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
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
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
不爲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孰之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
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爲相諸
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
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
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
於兩路將帥雖委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
四方庶幾知所畏懼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
勢之所至不也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

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
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
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
也小臣狂僭鉞斧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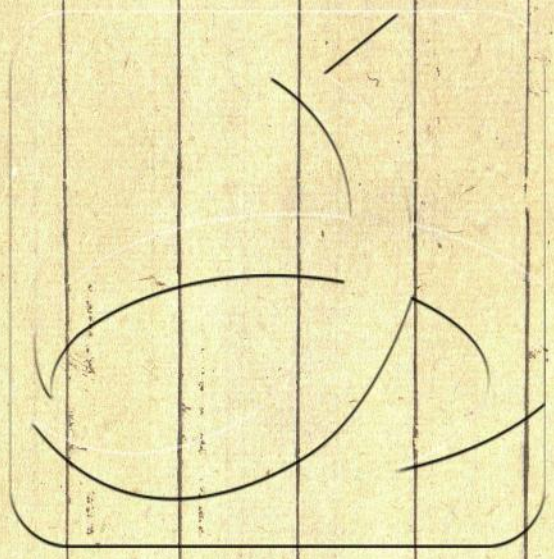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
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
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
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
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
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
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
羗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

萬人蓄聚稍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之餘興必不可
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
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
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
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
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都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
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
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坊
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
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
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
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
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
之利其二曰恩冀已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
一自北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
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
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

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復澶洲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坊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蠶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俊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

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向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采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倡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坊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

都下洵洵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
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
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
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
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
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
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
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
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
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
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
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
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
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
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岍決溢漸及虜境雖使
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舒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
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
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

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岨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于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萬無一成之功哉夫人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饉相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旣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以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夫投畀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然虜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始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

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樂城集卷之四十九終

樂城集卷之四十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全校

戶部侍郎論時事四首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
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爲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
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
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

咸知 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
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
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
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 朝廷近遣范百
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 猶遣
使則開河之議尙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
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
非 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
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明知 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

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
錢雖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况河北災傷之餘明年
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
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
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
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梢草動計千
萬一時收買價必踊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
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
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 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

三千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在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末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之衆率皆廣增而兩稅征商權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

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

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
伏乞檢會寶元慶歷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
嚴止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
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 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
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 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 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
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
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其爲利必大伏乞 聖慈早賜
施行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敕滑州韋城縣百姓侯偁少欠酒務課利
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
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
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
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偁之比直自
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眾人不得援
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
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尙書省乞 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

今竊聞侯傅係 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揮疎
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塲法度 祖宗條
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之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
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 皇太妃
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傅所欠不
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指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
肉之恩上足以全 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旣完國
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
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 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
俯伏待罪取 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
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
有此違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敕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
機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
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
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

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 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 聖意克已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按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 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卽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歷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

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 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 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元祐四年八月初十日上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 朝廷因遣范百

祿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旣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 朝廷希合權要效其成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而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 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 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

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畧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卽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爲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己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

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司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十三日上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崖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

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
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
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
里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河役遷延
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
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 聖旨以旱災爲
名權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
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 聖恩然臣竊詳 聖

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
而大臣復請漏能諸河以蓋獨能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

何者北流堤坊積歲不治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坊怯
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爲回河減水之
說旣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
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
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
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開
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
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

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悞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 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 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 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

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今 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羣臣顧望有所爲 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 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羣臣少比臣而不言

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鄒居簡近爲黃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尙自貪祿怙權未卽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卽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畧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椿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爲不便謹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關版卽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合兄內翰謂臣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卽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顥押宴爲臣轍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

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爲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準前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弊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

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船入近裏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奏敕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

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頗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入安居不樂戰鬪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顥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嘆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

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心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各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收放生坐亦止在

易於供應惟是

月急速調發之政卽遣天使帶銀牌於漢

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爲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爲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峻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 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隣國向背得失情狀取 進
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橈官
訪聞自前牽橈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
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
界之後恣情妄作邵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
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

維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夷任不輕謂不須芳令小人更加伺
察况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橈

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 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
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卽致損壞公路不輟修完僅
能到得雄州極爲不便蓋爲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得使常
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
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北使只使
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

當使臣等自辦篋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
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馳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駝並於太僕寺及馳坊
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
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馳馬本處避見倒死退換科
較利在臨時差撥以此

入界之後經涉苦寒險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
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卽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

取進止

爲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元祐五年四月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
濶遠歲事可慮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
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
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旣竭其誠心
嚮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
旣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羣臣臣恐九重之
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 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

知或謂 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
 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 陛下舉行 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朔
 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
 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 陛下寅畏天戒不容改過羣情悅伏神
 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會奏乞解罷職任
 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 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
 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竢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
 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默或加采纳乞不出臣此
 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 進止

卷之終
四十終

樂城集卷之四十一

采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一十二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止三人
 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 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
 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
 月眾論莫不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

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

臺與兩制分舉而人才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

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

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

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

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

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卻於前任臺官中

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

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

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

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隳壞而綱紀之地

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

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

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

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迄今已遍惟陶以言韓

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為眾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

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 聖恩還付舊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 聖明謹采眾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 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旣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

臣恐

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鼻隙必族邊患

旣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 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賜歲至厚和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旣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聞 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 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覲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

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况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輕重有所取捨况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間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怱怱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土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贍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爲無補而士卒死亡畧盡皆如忠嗣之言

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 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恥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 體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取 進止

貼黃臣聞 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 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計伏乞 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利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 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合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 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

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三十八人累減六年磨
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畧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
蒙 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
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
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 進止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
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
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
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

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
猶共器久當遺臭 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
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
小人不可使在 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
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
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洧
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
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

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 朝廷乎頃者一人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至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 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才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 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

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冀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 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

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取 進
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 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
罰各當其實 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
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温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
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 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
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日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温伯旣仍舊
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

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
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 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
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
若權本部尙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
二事本非 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旣不出於人主下
又不起於有司皆出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

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爲政如此得爲鎮安
中外安靖 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 朝廷始擢用諸卿

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

如禮兵諸部

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尙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尙書臣不知尙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

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

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

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輒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

力賜 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
勿爲隱忍包含之計使臣 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取 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種誼種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
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
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
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
必不免觀望 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
未可知加以 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 陛下

之昔 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
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
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
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安說事端無
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
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
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
日今 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
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大功臣恐二寨所

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
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氊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
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
而董氊昏病遂爲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氊之家奴先亂其家
次取其國董氊之臣如鬼章温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
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
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
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旦
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

蓋已疎矣昔曹公旣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旣舉漢中蜀人望
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
而定若小綏之蜀人旣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
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
之間遂不可爲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
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神譔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
常爲先帝所薄今誼朴爲人與譔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
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人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况
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

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

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爲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
罪名不輕臣不曉 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

恐 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

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

責而使 聖君 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

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

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 陛下蚤發 英

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 聖意易以招懷內則

傷邊臣知賞罰尙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尙謂

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卻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安

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

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

甘谷城致合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與功妄以

地凍請於 朝廷役旣不成虜兵乃去旣無將帥靖重之畧而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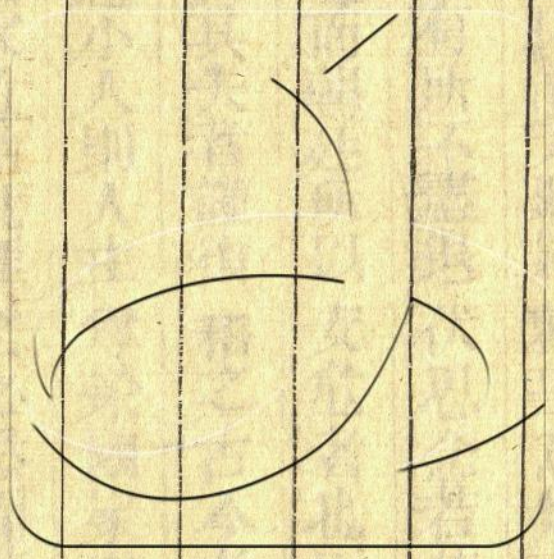
熙河搖動之秋臣恐 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他路

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 戒敕使知 朝廷懷柔遠人

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少息矣取 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
 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
 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為知永興
 軍呂大防所奏有違 詔敕 先帝欲深實於法康直素事李
 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
 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謬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勳
 矯為謬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 先帝
 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謬因此憂
 盡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一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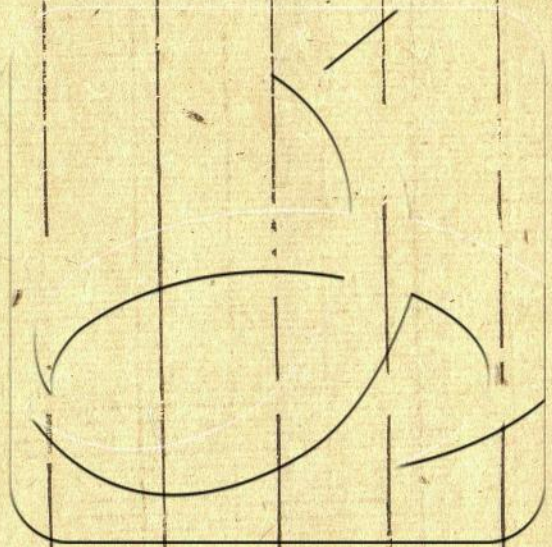
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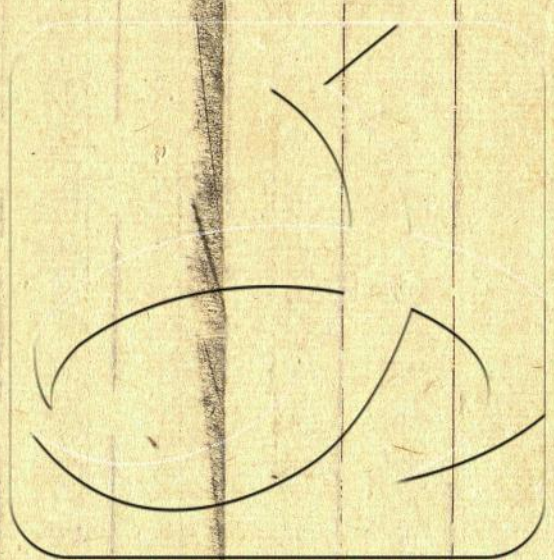
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
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
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
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
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當此之際先朝
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踖踖若無
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
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平事勢大定而議者惑

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
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
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
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
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
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
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
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
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

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

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
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
 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歷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
 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
 奏者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左
 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
 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
 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 朝旨係

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卽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况白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曾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爲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种杜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 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

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旣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之兵旣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承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帥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畧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 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留其使故也

邊計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兄謂宜速擇良帥俾
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
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希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
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爲阿里
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楨同列有異議者
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同盟中國
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 陛下以德裕之
請要之若能如此卽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 朝廷綱紀
庶幾尙在 取 進止

貼黃臣竊見 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
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
仍舊在職畧無責問臣下習見 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
釁臣乞 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
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
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
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

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
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一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
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
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
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一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
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睨宮一柔僥倖有功
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
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
未大治而一祖宗綱紀具在州鄉民物粗安若一朝廷大臣正已

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
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

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
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一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

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尙存遂使河朔生靈
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一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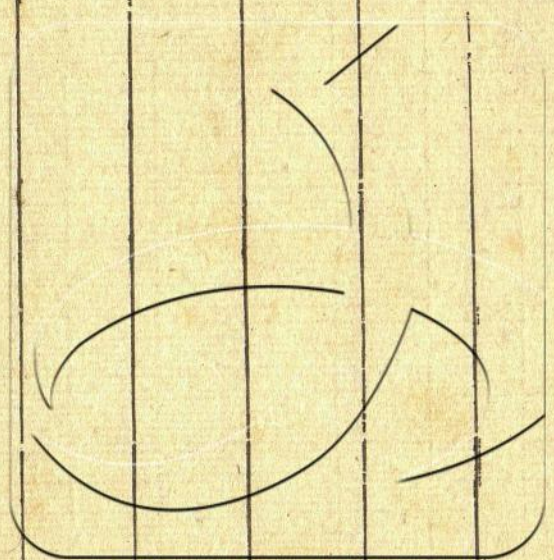
面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
可覲爭已先形一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

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

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法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卽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昔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

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仕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二十六貫一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職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一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

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眾聽矣伏乞 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開奏臣不勝區區冒昧 聖聽伏竢誅譴取 進止



70025408

